



南非之旅彷彿走入兩邊掛滿名畫的長廊，漫步其間，目不暇接。從踏入角城 Cape Town 開始，每一景點，有其獨特的吸引力。遊罷克魯格 Kruger National Park 野生動物園，緊張刺激，心有餘悸。遊覽車從荒原緩緩駛入山區，這是世界聞名的風景區南非斷層地帶 The Escarpment，南非東北部有龍山 Drakensberg 像蒼龍般綿延跨伏 Kwazulu-Natal 和 Mpumalanga 二省，伸至 Northern Province 的東南邊界餘勢未衰，將克魯格野生動物園和

金礦場隔絕。分野界是險峻的懸崖，使我感覺崇山自西向東奔來，到此地戛然而止。這特殊的地理環境造成很多急流、斷岩、峽谷、瀑布、叢林……等如詩如畫的大自然。英文學家 J.R.R. Tolkien 年青時浸淫在這些秀逸風光內，後來洛陽紙貴，傳誦全球的幻想神話 The Hobbit, The Lord of the Rings 就以此地景色作為小說的背景。我見到的山形確是很奇特，例如三座形似祖魯人 Zulu 茅寮像雪糕筒般兀立在大河峽谷之頂，所以本地人戲稱之為 The Three Rondavels；還有那碩大的圓柱，全身是光禿禿，只有頂面長滿婆婆綠樹。「尖閣」The Pinnacle 這名號確是形容得很貼切。野生動物園的氣候潮濕炎熱，我早上只穿一短袖薄衣和一棉布長褲。當遊覽車在蜿蜒山道上向高處盤旋，那層像紗帳的霧漸漸密起來，我感到一縷寒氣透背入身，於是急忙頻加外衣和冷背心保暖。整部車已被像棉花般的濃雲籠罩著。「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領隊 Trevor 說：「現在視野已減為零，不如回頭下山去，我領你們去欣賞另一奇景。」我知道山頂的奇景包括幾條大瀑布，有維多利亞瀑布作此行的壓軸好戲，可以彌補錯過目前幾條瀑布的遺憾。

Blyde River Canyon 確是天下一奇景。這峽谷是哀 Treur 樂 Blyde 兩河的交流處。河水挾著從山上來的流沙和石塊，積年累月的沖擊，腐蝕河床和裡岸，挖成無數的大小洞穴。這些在石英 quartz 和板泥巖 Shale 表皮上的空洞外型甚似瑞士乳酪 emmentaler cheese。河水反復巡迴在這些空洞進出，製成的漩渦，迴瀾，浪花；花式眾多，蔚為奇觀。我環視峽谷一周，微雨中雙腳觸到的石塊甚是光滑，步伐要格外謹慎。峽谷有一博物館，陳列著很多動物，都是用它們本身的毛革裹製的。我沒有機會在克魯格野生動物園看到的，在這裡我看到它們的標本。

午餐在林業中心小鎮 Graskop。那時風雨導致全鎮停電，餐室裡內部都是暗昏昏。Fred Platz 和我向街上小販買了些零食，邊吃邊行，徒步觀光此小鎮。我察覺 Graskop 是屬白人區域，也許這是種族分離政策 Apartheid 留下的餘音。商店裡面都點著洋燭，情調頗為浪漫。Fred Platz 見到了一舊書店，行進去。我想在這燭光下怎能閱讀，所以沒有跟著他。我走入大街對面的精品店，有很多石雕動物，價錢十分便宜。

我想買一豹子，因主人不收美幣，又因電腦停了電不能錄用信用片，只徒呼荷荷地離去。離開 Graskop，下一站是 Pilgrim's Rest。此是開採金礦之地。南非政府將它復古還原吸引遊客。Trevor 給我們一個鐘頭在此地流連。可惜此鎮亦沒有電力供應，全部景點和博物館都關閉起來，只有那漫散著維多利亞時代氣氛的 Royal Hotel 大門半掩。我輕輕推開門步入，裡內琴聲、燭光、人影彷彿將時光倒流了百多年。我只盤桓了五分鐘便出來了，街道靜靜的。這小鎮建在山邊，只有一條正街，房宇都蓋上漆了紅色的摺紋鐵片。除了幾間精品店開門外，還有一所雜物店 Dredzen's Store，裡內盡是百多年前的日用物品，又是一令人撫今追昔的地方。晚上在一通約翰尼斯堡 Johannesburg 公路旁的 Malaga 旅館留宿。這真是一意外的驚喜，這旅館是西班牙式的建築。全部客房都列在一有頂蓋的弧形石板走道旁。房間背後是一很大的庭園，點綴了無數的藝術雕刻，園的正中是一大噴泉，背後是三級石砌，步上園的後部份，其右角是一石亭。旅館在龍山高原內，大草坪四周種植了很多大樹和花卉。彼時大雨滂沱，晚飯後回到房間靜思，韶華漸逝，白髮頻添。想起王維的五律：「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無生。」難免情意迷惘。

當遊覽車駛入南非第一大城約翰尼斯堡境內時，大地水平線上的爭相刺向藍天的現代派建築物摩肩接踵地出現。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剛從南非的荒原出來，便見到這可以模擬紐約、芝加哥的現代化城市。約翰尼斯堡是充滿矛盾的城市，它有最先進和最落後的一面。它似乎從種族分離政策的鎖鏈解放出來，但罪案多如雨後春筍，令遊客絕跡的市中心時常提醒此政策的餘孽猶存。它是南非的金融中心，經濟命脈，展望著美好的明天，同時顯露著對黑暗的過去藕斷絲連。這是我似乎未曾到過其實已踏足其境的城市，也是我初衷不準備納入南非遊記而結果因它的重要性不能漏掉幾筆的城市。Trevor 在車內先向我們解釋，約堡治安之壞不足為外人道也；罪案之多，警察也束手作壁上觀。市內白人經營的生意紛紛遷移到城北的郊區。鬧市中心非洲最豪華旅館之一 RitzCarlton 因為缺乏足夠的住客被逼停業空置，我們只能坐在車內巡視約堡的市容，在街上漫步是不智之舉。南非大城中的角城和德班都有根深的歷史。約堡是一暴發戶，一百多年前是金礦工人營幕集中所。發掘金礦是約堡建城的因由，可以說它的銅臭氣味頗濃。角城有超塵脫俗的風景，德班有不同文化薈萃的色彩。約翰尼斯堡呢？它有富可敵國的黃金，全部反映在互競豪華的摩天大廈內。對於一位從北美洲來的遊客，它絕對沒有角城和德班的吸引。它的魅力是夜生活；林立市區的夜總會奏出最新潮的音樂，演出最瘋狂的舞蹈，可惜我沒有機會欣賞。種族分離政策執行期間，約堡是政客、商人、首富組成的純白人城市。勞工階級的黑人隔絕於西南各小鎮 township，他們只准白天在市內操作，入夜後一定要回家。Soweto 是其中最大的，擁有三百萬人口，是一很可觀的衛星城市，前南非總統 Nelson Mandela 亦在此置有居室。自分離政策廢除，從各小鎮來的黑人紛紛湧入約堡。從起初就沒有城市設計的約堡更形混亂，現在它是整個南非的縮影。面對政府有一很大的挑戰：處理得好亂如麻的約翰尼斯堡方能有機會澄清那陰霾密佈的南非政局。此城面積非常大，車子在市內巡迴了一個鐘後，北往行政首府比勒陀尼亞 Pretoria 去。

比勒陀尼亞北距約翰尼斯堡僅五十公里，有迥然不同的風格。當遊覽車駛入其中一大道，舉目一望，呈現出一片紫色的天空，原來路的兩旁植滿紫葳樹 Jacaranda，枝葉濃密，在馬路中心合抱。每逢春季（十月至十一月），這些大樹燦爛耀目的紫色花怒放，製成一紫蓬蓋。此是一典雅的歷史小城，市中心是教堂廣場，矗立著前南非總理克魯格 Paul Kruger 的石像。他是布爾人 Boer，在角城誕生，年青時隨那批不甘受英國統治的布爾人作大遷徙，從海角半島北移至此。1883 年他出任為南非總統，即當日布爾人的小國 Transvaal。英帝國為了爭奪金礦源地，對此小國鷹視狼顧。1899 年英布戰爭 Boer War 爆發了，經歷三年的浴血苦戰，英帝國吞掉了 Transvaal。Kruger 流亡到瑞士終其餘生。很顯然在比勒陀尼亞，布爾人的餘風尚存。在教堂廣場附近，克魯格的故居仍保留著，裡內陳列他當年的日用品，反影出他是一自奉甚儉的基督教徒。不遠處是英雄畝，他的骨殖從瑞士運回南非，下葬於此。

遺憾的我們只有很短的時間觀光市區，遊覽車掉頭南往，經過全世界最大的函授學府——比勒陀尼亞大學。抵達一山丘上的巍峩大花崗巖建築物，這就是大遷徙紀念館 Voortrekker Monument。1834 年約六千名布爾人為了逃離英國的殖民政府，從角城出發，組成一浩蕩的布蓬隊伍北徙。他們將所有的傢俱，廚房工具，隨身衣著，放在車上。間關千里，歷盡險阻，途中遭受祖魯土人 Zulu 的襲擊；一部份移民喪生在他們的槍矛下。幸攜有火械，殲滅了祖魯武士，繼續北行，幾經艱辛後方抵達比勒陀尼亞作定居。紀念館內的四壁雕刻滿這一千六百公里艱苦旅程中的險象環生，四周陳列了布爾人的遺物；涉獵南非歷史的遊客絕對不能錯過這紀念館。屋頂兼備有瞭望台，比勒陀尼亞全城景色，了然入目。

當晚下榻於約翰尼斯堡北部的 Sandton Sun and Towers。Sandton 鎮是約堡最富庶的純白人小鎮，商店出售的是全是非洲最名貴的貨品；此地亦是黃金和鑽石貿易中心。我相信只要有錢，甚麼物中之華，天下之寶在 Sandton 都可以找到。我在一櫺窗內見到了兩套西洋象棋，一是鍍金和鍍銀，用各種野獸形態



作棋子。一是象牙雕刻，棋子是布爾移民對抗祖魯武士。我對這些棋子一見鍾情，但價錢不是我這普通人付得起。Trevor 在旅館的豪華餐廳內作告別宴，因為明天早晨我要乘機赴維多利亞瀑布 Victoria Falls。一部份團友包括 Fred Platz 明天便要回家。晚飯主菜是 kingclip 魚片。Fred Platz 拿了一杯盛滿白酒走到我的面前，說了些客氣話：「以後相見機會不大，但他很珍惜我們在南非結伴同遊的機會，回味無窮，我們乾杯罷。」言下之意很有溫庭筠詩句的情懷：「何當重相見，樽酒慰離顏。」從 Tennessee 來的 Dorothy 和 Nellie 頻頻替我拍照留念。是夜我亦向 Trevor 話別，這位措詞典雅，字字珠璣的英裔南非人確是一好領隊，且文質彬彬，大有英國紳士的氣度，在倫敦也不容易碰上。翌晨早餐中有一意外，Fred Platz 突然在我面前出現，他告知我他準備參加旅館主辦的 Soweto 黑人小鎮上午遊。我倒有點羨慕他能窺南非全豹。餐後，回房漱口後準備上車赴機場。又見 Fred Platz 在車前等候，第三次和我握手道別，這陽關三疊，令我大受感動。司機 Vylant 送我們往機場，握手道別時我送他一封包，作為酬謝這幾天來他的額外關懷。約翰尼斯堡國際機場是非洲第一大機場。裡內宛似迷宮，若不是 Trevor 親自護送，幫忙辦理出境手續，我一定不知適從。那八十三歲老人 Jean Cook 還說：「你若失掉了我的行李，我要問你收回部份小賬。」Hazel 狠狠地瞪了他一眼。此老人性情怪癖，喜歡炫耀自己，旅程人除了我外，沒有團員樂意和他同席或同行。他膝部曾接受外科手術，所以上下梯級時我要扶持著他。Trevor 是一忠厚紳士，直至我們入了候機室開口，他方揮手告辭。

兩個鐘頭後，飛機在維多利亞瀑布機場降落。我已踏上 Zimbabwe 的國境。Zimbabwe 的前名是 Rhodesia，取名於十九世紀英國殖民主義最高峰時的巨星 Cecil John Rhodes (1853-1902)。他年青時在南非開取鑽石致富。他有一夢想，是將開羅 Cairo 和好望角 Cape of Good Hope 串成一線，隸屬大英帝國的旗下。Zimbabwe 是他用奸詐手段從酋長手中騙取來給英國的。為了實現他的政治理想，他和當年的南非總統 Transvaal 的 Paul Kruger 展開激烈鬥爭。棋逢敵手，結果兩敗俱傷。Rhodes 的政治生涯亦因此結束。他晚年隱居在角城郊區臨錯誤灣 False Bay 的小鎮 Muizenberg，1902 年去世。雖然他打通非洲南北的夢沒有全部實現，他的經濟王國直至今天仍是南非的脊椎。維多利亞瀑布的熱風吹得我汗流浹背。未過關時我要解除上裝，只剩下一單薄的襯衫。我已身處熱帶雨林的地區。領隊 Parka 早在海關外等候，他是一瘦削清癯的年青黑人，身手敏捷如獼猴，操口音頗重的英語。我們習慣了 Trevor 的 Charles Dickens 文句之英文，Parka 的風格要慢慢適應。老人 Jean Cook 很不客氣地抱怨著：「為甚麼非洲聯合旅遊公司給我們這樣的領隊？」我示意他不可武斷多言。我們漸漸察覺 Parka 亦是一很好的領隊，有一套獨特的作風，他不預告未來節目，但一定人在現場作指導。踏上遊覽車後，Parka 給每人一瓶冰凍的清水，確是解熱的良劑。

Victoria Falls 的中心是一小村落，似乎除了我們寓居的 Kingdom Hotel 和附近英殖民時代建的 Victoria Falls Hotel 外，便見不到有規模的西式樓宇。原野氣味比南非更濃郁。我們抵達旅館的大堂大約是下午二時半，Parka 給每人門匙後，請我們下午五時再在大堂集合，開始 Zambezi 河上的夕照泛



舟。這節目的名堂很富浪漫色彩。我有兩個鐘頭巡視居室四周的環境，這旅館建築風格有點似古埃及式，主要建築物是一棕色的龐然大物，前面繞以一弧形的「護城」河，有石橋和停車處相通；遠遠見到街外的市集，所以這旅館可以說和外界隔絕。後面洞開的餐廳、對著一雅緻庭院，廣植棕櫚、芭蕉、椰子等大樹，點綴著各種顏色的花叢。一角是闊大的游泳池和供泳客歇息的大軒，內備有酒肆和快餐檔。一條長長的碎石砌成的小徑通往左翼的客房。彼時我身上沒有半分本地貨幣，大堂右的精品店有些維多利亞瀑布的明信片出售，每張是本地錢五十元起。當天美元兌換率是一對四十二，豈不是每張明信片超過一美元！於是我猶疑起來。後來 Parka 帶我們到市集一銀莊換錢。一美元可得一百六十五元，兩天後我獨自在市集內躊躇，在一商場內換到二百二十五元，可見得 Zimbabwe 的金融混亂，黑市市場林立。夕照泛舟前的猶疑，替我節省了很多錢。60 和 70 年代 Ian Smith 用鐵手腕統治 Rhodesia，執行純白人高官政策，黑人被壓在最低層。80 年代時勢所趨，Smith 在形格勢禁下，還政於黑人。可惜直到今天 Zimbabwe 的政治仍未上軌道，黑市貨幣場是其中一例。

Zambezi 河源於 Zambia 之北，近 Zaire 和 Angola 三國交界處。它向西南流入 Angola，然後南折回 Zambia，在 Caprivi 沼澤和 Chobe 河水匯流，於是滾滾東向成了 Zambia 和 Zimbabwe 的天然國界。從源頭流了一千公里有多在維多利亞瀑布作一百米以上的下跌，造成世界奇觀，然後穿過 Batoka 峽谷進人工湖 Lake Kariba。從人工湖流出後，一路沿著 Zambia 和 Zimbabwe 邊界進入 Mozambique 境內，最後注入印度洋。Zambezi 是非洲唯一向

東流入印度洋的大河。Zambezi 河上夕照泛舟的地段在維多利亞瀑布的上游。碼頭是一臨河大軒，裡內寬敞，四周擺列些黑木 ebony 雕刻土人人像。Parka 早備有葡萄酒、果汁、汽水等飲品給我們提神。踏上遊艇，見兩面洞開；陣陣清風吹走身上的炎熱。四人座位中有一桌。放眼四顧下，都是無涯際的蒼綠灌木叢，彷彿有些似多年前在巴西的 Manaus 遊亞馬遜河 Amazon 的景象。船緩慢地逆水而行。突然在我身旁有「撲通」一大聲，水花濺濕了我的襯衣，把我嚇了一跳。一匹大河馬在水面上伸出頭來，張出血盆大口，不到六尺距離外還有四五匹。我想不到河馬近在咫尺，四日前在克魯格野生動物園只遠遠見到些黑點，導遊說是河馬，只能作人云亦云而已；現在竟真正見到皮毛畢現的河馬。Parka 警告我們不要將手放近河面，河馬不會騷擾遊客，若碰上鱷魚，可能「空手」收回。原來這條河是危機四伏的。船上有各種小食享客，且酒水不停，服務甚佳。不覺紅日西斜，晚霞照在河水中，河水一半變碧綠，一半變嫣紅。「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這夕照景色美極了！船經 Kalunda 島，這是屬於 Zambia 的河中大島，似乎只有蒼莽的林木，沒有人煙。我真正感受到身在非洲林野內。我張開地圖一看，維多利亞瀑布的市中心微不足道，在船上眺望不到。但 Zambia 的 Livingstone 是十九世紀探險家集會處，離河畔未及十英里，應該是有點規模的城市。城在那方呢？很自然地記起明朝李東陽的詩句：「平沙淺草連天遠，落日孤城隔水看。」

晚飯在寓居的 Kingdom Hotel 餐廳內，我已想到飯後餘慶節目，是赴鄰近的 Victoria Falls Hotel 去見識英帝國主義遺留下來的奢華跡象。同桌的三位女士：德人 Karen，加拿大人 Blanche 和 Mary 要求和我同去。我難得有伴同行，一口答應了。Victoria Falls Hotel 在 Kingdom Hotel 背後，有一條長長可通車輛的私家路直達開口。開口有侍警盤問到訪的來客。過關後再行三分鐘方到那兩層高，白身紅頂的樓房的正堂，甚有豪門的氣勢。自橫跨 Zambezi 河的維多利亞瀑布大橋建成後，觀瀑的旅客日眾。鐵路局爭取這機會在景區內草草建成一客棧，在 1904 年六月開始營業。1914 年從角城直通維多利亞瀑布每年有五班車。於是在 1914 年至 1915 年大幅員的重建，客棧蛻變成一華麗的旅館，隱蔽在黑色大陸的叢林內。正堂兩側有很多大房，包括餐廳、會議室、書舍、遊戲場…等。連起這些大房的長廊牆上一邊掛滿些陳年照片，一邊掛滿名人漫畫素描和「英國人的幽默」畫意速寫。我們一行四人在長廊上流連了不下半個鐘頭。那些陳年照片都是和殖民時代的大英帝國有關的，最舊的是 King George V 和 Queen Mary 的生活照片。最近的也有半世紀多的歷史，是英女皇伊利沙白以公主身份訪問維多利亞瀑布時留影。一百年前的大英帝國在地球上殖民地星羅棋佈，有「無落日」的自誇。經過兩場世界大戰，殖民地紛紛脫離帝國，英國成了「舊業已隨征戰盡」的舊時門第。睹物情生，無限感觸縈繞著心頭。正堂外面是一大露台，對著一遼闊的花園。彼時夜幕深垂，露台上搖曳著幾十枝燭光，斷續地傳來輕微的杯盤磨擦聲，黑人侍者步伐聲。

我們拾級上樓，梯邊牆上掛滿打獵的收穫——野生動物的頭。樓上幾乎全部是客房，不敢驚擾了住客和食客，我們輕輕地從橫門步出花園。這花園雅緻極了，大草坪各角廣植熱帶花樹，包括椰子、棕櫚、天堂鳥、bougainvillea、frangipani、flamboyant……間雜了些葉大像羊齒的蕨科植物。我在三個鐘頭

內，從草莽的熱帶叢林走進一典雅的英國花園，人生真是不可思議啊！夜涼如水，月華滿天，我們繞著花園行了一大圈。Mary 說：「我現在迷路了，怎樣回到正堂的大門呢？」我說：「不用操心，緊跟著我行罷。」一段路後，我打開一橫門，進入一閱讀室，裡內有寢椅，包以棗紅的天鵝絨。桌上擺滿雜誌和報章，角落櫃內有很多藏書，這房子洋溢著書香味。另一門和長廊相通，遙遠處的一段就是我們欣賞陳年照片的地方。Karen 笑對我說：「我服了你啦，我是相信輪迴的，也許你在前生曾到過這旅館。不然，你怎麼容易辨別方向。」我的秘訣是曾在新加坡的 Raffles Hotel 留宿兩次，這類英國殖民期的旅館總有大同小異的建築藍圖，我只不過偶然幸運猜中罷。離開 Victoria Falls Hotel 我感到有幾分惆悵。這地隱藏了冰封著的時代，已成歷史陳跡，居然活現在目前。我雖然不是 Rudyard Kipling 那時代背負著「白人的責任」的英國人。作為一維多利亞文學的愛好者，對那時代總有些無名的眷顧；它的消逝多少產生在心靈上些許惋惜，幸好 Victoria Falls Hotel 的存在能給我對這已逝去的時代一點追懷。

在夕照泛舟時我已覺察到 Zambezi 的河面異常遼闊，河心有很多大小島嶼。當河水流近瀑布邊緣，河的平面陡增，宛然是一小湖。所以在斷層的懸崖河水分開近十處同時急劇下跌，製成一連串的瀑布奇觀。Zambezi 河流至瀑布前的一小段像漏斗的斗蓬，瀑布的下游是十多個險峻峽谷，河水蜿蜒鑽開山丘而過，急流的白浪在怒吼，在奔騰。這些景象我在直升機上看得很清晰。1855 年 11 月 16 日英國探險家 David Livingstone 欣賞了雄偉的維多利亞瀑布，驚嘆之餘，寫下「這景秀麗，非人間所有，一定是為天使而設的。」翌日晨我們乘直升機在瀑布的上空飛行，機就是以「天使的雙翼」為名號。維多利亞瀑布的降水量是世界最大的，它寬有一千七百零八米，平均深度超出九十五米，水花噴射雲霄，有五百米高，在七十公里外也可遙遙見到。這十五分鐘內的直升機飛行，不僅在瀑布上空盤旋，還沿著 Zambezi 河追索上游一小段。俯視兩岸叢林，間有大象出入其間，越過村落的上空，Victoria Falls Hotel 和 Kingdom Hotel 的建築群，朗然入目。瀑布的煙霧迷漫，水柱穿雲，嘆為觀止。

自 Livingstone 發現維多利亞瀑布後，歐美人士慕名觀光者絡繹不絕。十九世紀英國人稱之為「叢林之界」Jungle Junction，這是一很有神秘魔力的名號。在航空史初期的 1940 年，英國皇家航空公司創一條航線，自英國經埃及的 Alexandria，蘇丹的 Khartoum，Uganda 的 Port Bell，然後維多利亞瀑布，最後抵達南非的約翰尼斯堡。這條航線命名為「Flying Boat」。這六十多年來，穿入濃雲密霧，欲睹「叢林之界」奇景的大有人在。今日何幸，我有機會觀賞這世界第一瀑布，真是大快平生。這是炎日似火，酷暑般雷的下午。我跟隨 Parka 踏入瀑布邊的熱帶雨林，古木參天，葉陰蔽日，感到陣陣清涼。林間野花輸入縷縷清香，空中像粉末般的雨霧，裊裊下墜。遠處傳來轟轟水聲，如雷灌耳。這清幽境界和路上驕陽下的煎熬，沙塵滾滿空，確是一強烈的反對照，我站在主瀑之一 Devil's Cataract 的邊緣，見到整條 Zambezi 河的水向下傾瀉，形成了一幕水煙雲霧，瀰漫著整個峽谷，一片迷濛。我從煙霧中辨別那龐大的瀑布，而瀑布又不停地製造著煙霧，可謂煙水兩茫茫了。沿崖有石級下至峽谷半空的觀瀑台，石級濕滑，我要摸壁慢行。隆隆水簾，翻崖直下，氣勢雄壯，跌落深潭時，近珠碎玉，浪花四濺，湧起無數水柱，有高有低，吐出層層迷霧；在陽光普照下，霓虹隱現。瀑布和 Zambezi 的下游河面互相衝撞，捲起無數漩渦，上下翻蕩。看者目瞪口呆，魂搖心動，激起無限壯志豪情。唐張九齡寫了一首觀瀑七律：「萬丈紅泉落，迢迢半紫氛。奔流下雜樹，灑落出重雲。日照虹霓似，天清風雨聞。靈山多秀色，空水共氤氳。」維多利亞瀑布的煙霧雷聲，令我終生難忘！

觀瀑後，Parka 領我們車遊熱帶雨林，在 Zambezi 公路上逆河而行。林中大樹有桃花心木 Mahogany、奶油木 Milkwood、烏木 Ebony、棗 Date、無花果 Fig、棕櫚……等。此雨林亦是象、獅、野豬、野牛和各種鹿的居所。可能當時天氣太熱，所有動物都藏在林陰深處瞌睡，一隻也見不到。半個鐘頭後，車子在一巨型有二十五米圓周的大 Giant Baobab 停下來。這樹估計有一千五百歲。多年前樹的附近設有營幕，所有探險家、商人、旅客都在這裡集合等待適當的船隻渡河往 Zambia 的 Livingstone 去。因為它是維多利亞瀑布區的最大城市，這大樹亦是此地唯一的歷史名勝。若沿著此公路向西北行，我們一定抵達 Zimbabwe，Zambia，Botswana 和 Namibia 四國交界點 Kazungula。當天下午、黃昏和晚上尚有精彩節目，看完大樹便立即折返市區觀光民族村。這村比南非祖魯 Zulu 土人村規模小得多。Zimbabwe 國內每一族都有代表性的茅寮，是在族人聚居處營紮後遷移至此。一年青男黑人導領我們往各茅寮並解釋各族的風土習俗。令我最注目的有二處：（一）一老者替占卜前程者指點迷津；（二）一中年女人用快捷、嫻熟手法織造各款式、大小、深淺的籐籃，且作現場出售，本地貨幣交易。民族村出口處是一小商場，羅列各種紀念品。在 Victoria Falls 購物若用官方兌換率，是非常昂貴的。若事先在黑市場中買夠本地貨幣，物件就很便宜。麻煩處就此產生，倉卒間怎能找著黑市換錢的機構，所以大多數團友袖手旁觀，分文不出了。

黃昏時分，重回民族村欣賞那多彩多姿的舞蹈，這場戲比南非祖魯土人村的繁複十倍。台上有一註解者釋述各舞姿。表演者用動作演繹他們的生活，例如童子成壯丁，大戰前的準備，密林內和猛獸作殊死鬥，向年青女子示以愛意，為未來問道於鬼神……等。表演者帶上各種面具，有扮獅豹，有扮女人，有扮神鬼……的。舞蹈花式很多：有些踩高蹺式，有翻筋斗雜技式，最了不起的是用快步伐爬上長竿上作半空搖身舞。節拍器材亦不尋常，其中用大鹿 Kudu 彎角吹出聲響最具特性。這節目長達個半鐘頭，唯一不舒服處是那沒有背的冷板櫬，且時有小昆蟲撲面飛來。

在曠野中 Boma Restaurant 的野火會，燒烤晚宴比南非的更多款式。單是鹿肉不下七、八種。我在這裡嘗試到油炸了的樹蟲 Mopani Worms，香香辣辣的，相信遊客中只有我一人有此膽色。晚飯時有舞蹈表演，比起一個鐘頭前在民族村的，真有小巫大巫之分。往洗手間時，Hazel Hutchinson 一手攔著我：「你替我守門，讓我借用男士室二分鐘。」我說：「是否女廁沒有自來水？」她氣呼呼，神色倉皇地回答：「不，我見到裡內有一條大蟒蛇盤在一角，我怎敢入去。」此情此景，可驚可笑，也許這就是遊非洲的意外收穫罷。

這是非洲旅行最後一天。吃罷早餐，仰望晴空，萬里無雲，流金鑠石，火傘高張。本來打算往鄰國 Botswana 看大象群的。這樣天氣，乘了開蓬吉普車在荒原上奔馳，揮汗如雨，簡直是一折磨啊！於是早餐時通知 Parka，取消了 Botswana 一日遊的額外節目，參加那四對從 Edmonton 來的夫婦往 Victoria Falls Hotel 享受下午茶。上午呢？獨自一人往村落的市集踴躍去。在南非時聽領隊 Trevor 忠告，不敢在大城市離群散步去。現 Parka 告訴我，

Victoria Falls 是一小村，民風純樸，不會有不愉快的事故發生，遇到本地黑人都是很有禮貌的。街上有幾位年青人問我買本地錢否？這幾位年青人雖被我婉拒，他們都面帶笑容地離去。這村落市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出賣的東西除在約翰尼斯堡北郊 Sandton 見到最名貴的外，似乎都很齊全。我在一商店換了十元美幣值的本地錢，走進一書攤去看雜誌，選擇了多張明信片 and 一本瀑布畫冊。不知不覺已近中午。我到一間快餐店買了一塊意大利薄餅，一瓶可口可樂，解渴兼驅暑。

「赤日行天午不知」，回到房間已近下午一時。沐了一冷水浴，精神為之一爽。在床上稍事休息，但沒有入寐，未到三時行到旅館大堂，Parka 和 Armond 在一角閒談。原來 Parka 早備有遊覽車送我們一行人到 Victoria Falls Hotel 去，其實步行時間不會超過二十分鐘，Parka 恐怕有人在烈日下中暑。從這一小事見微知著，我們的領隊確是目光如炬，心細似髮啊。他早在旅館的露台上訂了十二人的茶席，故地重遊，份外有幾分親切。我在露台上瞭望，見到通往 Zambia 的 Zambezi 大橋。此橋是英帝國主義前鋒 Cecil John Rhodes 留下來的豐功偉績。他要實踐英帝國貫通非洲大陸南北之美夢，築一鐵路從角城直達開羅。橫跨 Zambezi 的大橋是必然的產品。他欲旅客親睹瀑布奇景，選擇大橋越河地點是眾瀑爭流入河的龍口 boiling pot。可見得 Rhodes 雖是錙珠必計，心狠手辣的商人，也是富有藝術情懷的風雅士。這下午茶殊不簡單，冰凍的印度茶配以手指形的沙文魚和火腿三文治，英式焗牛油麵包子，各類小蛋糕。穿著得黑白分明制服的侍應生持著純銀大盤，內放上名牌瓷具。這情調令我產生遐思：我儼然是殖民時代的高官在「偷得浮生半日閒」，享受著人間的天堂。這下午茶用了兩個小時，我獨自再次在大花園巡遊一周。白天我方發現花園處處點滿藝術石雕刻。有數對藍色的鶴在草坪上嬉戲。在花園盡頭斜坡邊緣遠眺，維多利亞瀑布的水花在空中飛舞。我領會到沿坡下山，可抵達瀑布邊的熱帶雨林。Victoria Falls Hotel 的確是「叢林之界」的仙鄉。我黯然舉步行離這屬於另一時代的旅館。我不單止從十九世紀的殖民社會回到二十一世紀的現實，同時脫離這像夢的境界。是耶非耶？虛乎實乎？不覺無限徘徊，再三回望。

回到房間，紅日西沉，華燈甫上。下午茶時吃得過飽，晚飯可免。開著熒光幕，CNN 報導些令人不快意的消息：炭疽菌放毒事件，中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街上互相屠殺，更有駭人的是聯合航空公司客機在紐約長島衝毀於地面。旅行雖然帶來很多新境界和新知識，同時亦產生很多感觸。自我檢討，人生在世的光景如白駒過隙，萬里跋涉，舟車勞頓的生活使人覺得似水上漂萍。清初學者顧炎武在旅行中渡過他五十壽辰時寫了一首詩，我現在的年齡已遠超他的當年，但心境和他的或者有偶然相通處，所以我抄下他的自詠作為南非紀行的尾聲：

『居然拓落念無成，隙駟浮萍渡此生。遠路不須愁日暮，老年終自望河清。常隨黃鶴翔山影，慣聽青驄別塞聲。舉目陵京猶舊闕，可能鐘鼎一揚名。』